

青少年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元转向 及其意识形态反思*

燕道成¹ 刘翔^{1,2}

(1.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互联网发展孕育了网络流行语这一全新的话语类型。青少年群体是网络流行语的主要生产者与传播者,他们不拘泥于正统的言说方式,带着特有的创新活力与奇思妙想,运用“二次元”式的话语表达,营造轻松活泼的氛围。在该群体的助推下,网络流行语发生二次元转向,并逐渐与网络主流话语相分离,呈现出了明显的异化、灵活化和场景化表征。值得注意的是,具备二次元表征的网络流行语已经渗入青少年的现实交往之中,成为他们表达意见、抒发情感与彰显个性的重要载体。究其本质,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生产与传播是话语符码的再创作,也是以青少年为主的网民群体对舒缓现实压力、实现网络认同、开展圈层划分的隐性表达。面对已经从网络世界“破圈”进入现实世界的二次元话语,我们应警惕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潜藏风险,特别是要防止它过度娱乐化、幼稚化发展,并防范其向网络主流话语领域的过度渗透。同时,相关部门要遵循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生产传播规律,结合青少年网络互动的内在动因,制定合理可行的竞合策略,通过主动强化引导、探析生产动机、加强科学监管、畅通沟通渠道等措施,实现网络二次元流行语与网络主流话语的竞合发展,保障国家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定。

[关键词] 网络流行语 话语异化 二次元转向 青少年亚文化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G41;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4-0076-10

自20世纪6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出现“话语转向”以来,话语表达不再是单纯地对于社会图景、历史现象等的主观呈现或被动反映,而被认为是一种超越了文字和语言范畴的、具有特定意义的积极生产与主动建构。^{[1](P5-6)}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流行语成为信息传播的新型符号系统,也成为网民抒发情感与表达态度的重要载体。“二次元文化”随着日本动漫作品

进入我国并得到广泛传播,成为青少年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互联网的助推下,“二次元文化”凭借其个性化、娱乐化和萌化的特点迅速渗透进网络流行语之中,“纳尼”“干巴得”“北鼻”等二次元流行语被青少年群体迅速接纳与传播,主流新媒体平台主动使用二次元流行语,传统网络话语体系遭到一定程度的颠覆,“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元转向”成为网络话语

收稿日期: 2022-03-22; 修回日期: 2023-05-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青少年网络文明建设体系研究”(22ZDAJ006)

作者简介: 燕道成, 副院长,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新媒体研究; 刘翔(通讯作者), 博士研究生, 讲师, 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研究。

生产与传播的重要现象。

青少年群体是助推网络流行语发生二次元转向的主力军,并借助这些话语表达着特殊意义。当前,我国10~29岁的青少年网民数量占网民整体规模的30.6%,^[2]特别是在1995年至2009年期间出生的Z世代,其成长伴随着互联网文化与二次元文化的生长与壮大,可以说是新一代的网络“原住民”。显著的数量优势使得青少年成为网络话语生产与传播的主导群体,而正值成长特殊时期的青少年群体,同样希望使用异质化的话语符号来塑造差异化的自我形象。

二次元流行语成为青少年群体彰显个性、表达态度、抒发情感的重要工具。在该群体的影响下,各个年龄阶段与社会圈层的网民逐渐接纳二次元流行语,并主动参与其创作与传播,助推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破圈而出”,渗透到日常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对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元转向进行探讨,有助于规范其生产与传播,并借此探析现代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取向。

一、青少年网络流行语问题的研究述评

随着互联网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网络流行语逐渐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交流之中,无论是在词汇来源还是表现方式上都日趋丰富。网络流行语以及它的生产传播主体——青少年,已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研究对象,形成了一批颇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

网络流行语的生长依托于网络社交行为的开展,凭借生动活泼、趣味个性的特点从网络红到现实,它的生产与演变受到了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张萌回顾了1994年以来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历程,将其发展分为萌芽期、上升期、高涨期、成熟期等4个阶段,认为网络流行语是真实民声的体现,能够折射出多元化的国民心态。^[3]赵曰超、秦启文、梁芷铭进一步截取2003年至2012年的网络流行语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其类型与内容取向特点,认为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对

主流文化产生了僭越与消融。^[4]刘国强、袁光锋则聚焦2009年轰动网络的“躲猫猫事件”,认为“躲猫猫”一词成为网络流行语是公众以调侃的姿势对于权力的一次话语对抗,呼吁公众要遵循其生产规律,实现从话语对抗到话语和解。^[5]除了历时视角,也有学者站在共时视角看待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传播,孟繁静认为不能把网络流行语的发展简单地看做是技术革新的网络编年史,而应立足全球,从政治动力、思想动力等角度思考其生产机制,为公众与政府在网络空间的良性互动提供有利依据。^[6]

青少年是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也是网络流行语的主要生产者,网络流行语的广泛传播势必对青少年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一些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研究。蒋明敏分析了网络流行语的特点,提出网络流行语所体现出的“娱乐变异”“信息碎片”和“虚拟空间”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建构具有消极影响。^[7]安邦认为青少年网络流行语的生成与传播致使核心价值观影响式微,需要从逻辑起点、逻辑支点和逻辑指向这3个方面来重新考量青少年核心价值观的构建。^[8]毕亮对4880名在校大学生的网络流行语使用习惯、态度观念等作了实证研究,认为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少年使用网络流行语时可能产生负面效应。^[9]刘畅、吴国琴、刘舒则提出网络流行语对于青少年群体价值观具有积极影响,能够满足该群体的心理诉求,体现了青少年关注现实、参与社会、寻求同一性价值认同的强烈愿望。^[10]

面对网络流行语的巨大影响,规范与引导青少年群体对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和使用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朱英、刘春雁站在青少年群体的角度,认为青少年需要提升网络文明素养,在使用网络流行语时要端正心态、理性选择与适度把握,肩负起优化网络语言环境、弘扬优秀网络文化的责任。^[11]宋振超、黄洁认为网络监管部门应主动作为,在构建便捷的网络话语渠道、加强对网络平台的法制化建设、建立制度层面规范的应对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为青少

年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把好关。^[12]梁樑结合网络语言生态,提出通过社会、学校与家庭的多方沟通协作,共同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和谐健康的学习与生活氛围,帮助青少年正确对待与使用网络流行语。^[13]王延隆、蒋楠以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的视角,审视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型的问题,认为网络流行语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全新挑战,提出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等4项对策。^[14]

青少年网络流行语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始终是学界研究焦点之一。王仕勇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网络流行语所映射出的从众、娱乐、冷漠、质疑、怨恨、焦虑等6大社会心理,认为这些社会心理是公众对公权力不信任的隐喻,应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15]李少多把青少年网络流行语的传播看作是一种“矛盾式表达”,体现的是青少年群体的矛盾观念,包括消费、理想、社交等多种现实矛盾类型,需要借助“矛盾式表达”去理解青少年的社会认知,消除矛盾心理。^[16]骆正林认为青少年热衷于“玩梗”不仅体现出该群体与主流社会存在语言鸿沟,更存在巨大的心理鸿沟与精神鸿沟,社会对此应理性看待并正确引导。^[17]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随着网络流行语向主流领域的渗透式传播,“青少年网络流行语”成功破壁出圈,成为近年来比较新颖的研究议题。在研究内容上,无论是网络流行语本身的生产传播,还是其与青少年群体之间的逻辑勾连,均有所涉及;在研究倾向上,一些学者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主流话语与网络流行语的合流是一种创新性尝试,拥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去网络流行语”,保持传统领域的原生态话语体系。虽然学者们对青少年网络流行语作了丰富细致的研究,但未关注到网络流行语“二次元化”这一重要现象。基于以上研究思考,本文拟基于话语二次元化的土壤根基——互联网,考察网络流行语二次元化的样态特征,窥探其生产动因,并据此探究其价值所在。

二、青少年网络流行语二次元转向的表征

网络流行语在语义上突显二次元“个性化”与“娱乐化”特征,就需要对传统话语体系进行拆解与重组。同时,青少年群体对于个性化与异质化话语的追求,也从客观上要求了二次元流行语在创作时更突显娱乐属性。由此可见,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生产不仅是对二次元文化的精炼与传达,更是以追求娱乐个性为目标的符码再编。

(一) 异化:以拟物与发音改变为核心

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将汉字的读音与字形进行异化,旨在“将对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建构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与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18](P23)}

一是拟物异化。这是在发音上寻找音调一致或相似的字词进行替换,在此基础上对该词语进行“拟物”异化,达到符号意义转变的目的。这种异化行为的特点是词语在异化过程中保留相同或相似发音,但字形完全改变。正因字形发生拟物异化,导致网民在初次接触时通常无法理解词义,造成一定阅读与理解障碍。这类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包括“童鞋”“油菜”“杯具”等,如“悲剧”一词经过拟物异化后成为“杯具”,二者读音相同,但“杯具”将“悲剧”一词所蕴含的情感具象投射到了实际物体之上,颇具调侃与自嘲意味,符合二次元文化所倡导的娱乐化特点。因此,在大多数互联网交往行为中,“杯具”一词已经脱离了本初词义,变成形态异化并具有特殊指代的话语符号。

二是发音异化。当词语无法满足拟物异化的条件时,网络二次元流行语通常会优先对词语进行发音异化,再据此使用发音相同的汉字实现字形变化。这种异化行为能够确保部分字词不发生改变,保留了对原本词语的认知感,一定程度上便于网民对词义的理解,但是由于

字词发音改变,致使这些异化之后的流行语在朗读时与原词存在较大差别。“额滴妈呀”“嗨心”“木有”等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均属此类,例如“没有”一词异化成“木有”时,即先将“没”的发音异变成“mù”,再找到“木”字来完成替代,最终实现词语的异化。这些发音异变后的流行语读起来朗朗上口、诙谐可爱,具备二次元文化的萌化特征。

(二) 灵活:以字词增加或压缩为核心

“匿名性是互联网重要的情境特点,也是影响网上行为的重要因素”。^[19]在匿名的网络公共空间中,人们的情绪往往呈现出极端化趋势,表现为狂喜或暴怒的情绪。青少年网民群体颠覆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通过灵活增减字词数量的方法达到调整话语情感强弱的目的,以满足个性化的情感表达需求,尤其在无法通过图像符号表达剧烈情感的情况下,文本符号成为了主要的表达媒介。因此,在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元转向中,通过对传统话语表述进行字数增减,兼具个性展现与情感表达,已成为话语转向的重要表征之一。具体来看,灵活性表征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灵活增加字词。在网络流行语的日常使用中,对于拟声词、语气助词、程度词的灵活叠加是青少年网民群体表达情绪的常见手段,其灵活性在于叠加的数量越多表示情感越强烈,网民可根据自身情感表达需要来决定字词数量。例如“666”“太太太太强了”“哈哈哈哈哈”等,其中“哈哈哈哈哈”通过堆叠“哈”字来强化开心情绪的表达;“666”则对“溜”字进行字形上的异化,再通过堆叠“6”字来表达厉害与崇拜的情感。

二是灵活压缩字词。将完整的词句进行压缩简化也是网络流行语表达情感的方法之一,该方法最初是因打字快速便捷而受到青少年群体青睐,后因个性新颖、简洁有趣而被大众接受,通常是将一句话压缩至三到四个字,组成一个全新的词语。从词语的创作方法上来看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选取句子中的关键字组

成全新词语,例如“我伙呆”一词便是压缩简化自“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通过选取句中的3个字来表达惊讶差异之感,同类型词语还包括“不明觉厉”“人艰不拆”等。另一种是遵循了汉字“连读变音”的特点,对符合“连读变音”的词句的字数进行缩减以呈现出个性化效果,如将“这样子”缩减为“酱紫”,将“西红柿”缩减为“兄柿”等。同时,以青少年为主的网民群体还根据此特点对一些话语进行主动创作,如“你知道吗”缩减成“你造吗”,将“意大利”缩减成“呆梨”等。

(三) 场景:以非常规叙事与语气助词为核心

当前,依托网络信息技术而呈现的图像与文字交流方式成为人们开展日常社会交往的首选,然而线上这种扁平式的交流行为难以准确地传递双方的态度与情感,客观上增加了沟通的距离感与不确定性,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才是媒体应该争夺的核心要素。^[20]青少年网民群体创造性地通过在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表达上建构语境和场景,以便更好地营造临场感。

一是建构反差场景。运用非传统叙事的方式营造对比鲜明的场景,以突出“反差萌”的效果。当前,网络社交平台存在一种“肯定+转折”句式的留言,属于网友的否定式调侃,如“你的琴弹得太好了,下次不要再弹了”,这种“先肯定后否定”形式的话语文本充满了“反常规”的互文性,旨在建构富有戏剧性的反差场景,成为了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典例之一。

二是营造语气场景。使用语气助词有助于创设一个舒适友好、便于交流的友好氛围,最大限度降低因场景失真所造成的临场感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现实生活中儿童与女性的话语表达习惯影响,即在语句的结尾部分使用语气助词以增强情感,通过不同语境来使用不同语气助词,强化个人情感带入,起到辅助表达个人态度与立场的作用。例如“加油呀”将“呀”字异化成“鸭”字以后,迅速成为网络平台广为流传的二次元流行语。

三、青少年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生成逻辑

青少年是网络使用的主力群体,在“话语即权力”的公共领域中拥有强大的控制与主导权,他们对传统的话语符号进行拆解,将自身情感与经历嵌入其中,完成网络话语的重构,并实现对于网络圈层的划分与认同。但需要看到的是,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快速发展是全体网民共同助推的结果,其反映的是社会群体化思维走向,因此,需站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探析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生成逻辑。

(一) 趋同与被认同:个人对群体的定向投奔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21](P49)}当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社交行为转移到由数字代码建构的网络空间,通过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为载体开展“屏社交”。但无论社交场域与方式如何变化,个体的趋同心理与被认同心理不会改变。当前,青少年群体大多面临学业、事业、住房等多重压力,使用个性化符号建构网络二次元话语,成为该群体释放现实压力、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方式。此时的二次元流行语转化为社交行为中的“情绪黑洞”,持续吸引着拥有相似情感经历和共同属性的个体快速聚集,这种网络的集聚效应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二次元流行语,并在趋同心理的驱使下主动跟随大众的话语表达方式。例如“压力”被异化为“鸭梨”,可以看做是网民群体对于多重生活压力的情感宣泄与无奈调侃,通过网络“玩梗”的形式释放精神和物质双重压力的结果。

在网络使用过程中,个体除了显著的趋同性以外,还表现出强烈的被认同需求。在群体中的个体容易出现“去个体化”现象,产生失去自我感。^{[22](P274-277)}也就是说,个体置身于群体之中时容易陷入群体情境,期望通过自身话语或行为得到群体认同。大部分网友在二次元流行语的创作过程中处于“唤起状态”,在强调娱乐

与彰显个性的情境之中,不自觉地参与二次元话语的创作生产,从而客观推动了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发展。

(二) 自我与他者:双重关系的镜像透视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元转向并非机械式传播,而是需要以个体的心理情境与建构场景为基础的。这说明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只有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交流关系中才能拥有生命力。在日常使用中,个人为了强化“我”的存在,往往会选择能够代表自身情感与态度的流行语进行表达,而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则成为个人的自我镜像。在网络交往互动中,以青少年为主的网民群体常使用“伦家”代替“人家”,用“桑心”代替“伤心”,借此强化个体“天真可爱”的属性。根据镜像理论,个体通过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将“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相区隔,认为在镜中展现的就是真实的自我,但实际上这个“自我”形象并非真实存在,而是通过镜像内化而成。可以说,个体通过使用二次元话语所建构出来的形象,与自身形象是可能存在偏差的。例如男性青少年在网络社交行为中,借助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将自己塑造成“女学生”形象,便会与自身实际形象不符。

由此可见,通过网络二次元流行语所塑造的“自我”,其实质是个体按照自我形象期待所建构出来的“他者”。这种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近似于“自我”的“他者”形象,是个体不断审视、修复和改造后的结果。在现实交往中,个体处于第一人称视角,无法对交往行为与自身形象进行审视,而以文字与图像为载体的网络交往行为能够回头审视,这为个体结合自身意愿进行类我的“他者”形象塑造与修复提供了可能。因此,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使用过程,可以看作是个体对理想自我形象的塑造过程,同时也是对“他者”形象的扮演过程。

(三) 脱离与建构:符号互动下的圈层聚合

从符号互动视角来看,网络二次元流行语与网络“火星文”相似,二者都是通过符号异化

行为构建非常规的话语表达方式,其实质是借助非常规的手段开展圈层划分行为,即对传统话语体系进行符码再编,通过使用具有异质性的网络二次元流行语,达到快速聚合相应圈层的目的。在网民群体看来,二次元流行语的生产与创作过程不是重点,而通过与众不同的话语符号展现自我的差异性才是重点。基于此目的,文字作为使用最为广泛的话语表达载体,成为网民进行符号再编的主要选择对象。

在网络交往实践中,二次元流行语的符号意义被不断修改与丰富,成为个体与个体之间交流的纽带,这为圈层聚合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伴随二次元流行语的持续发展,一些拥有相似成长经历、共同兴趣爱好的个体以流行语为工具开展圈层划分与认证,并表现出了较强的排他性。可见,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强化了圈层聚合效应,在二次元流行语走进主流视野的大背景下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层,这些圈层的封闭性与排他性也限制了如“病娇”“妹抖”等特定的二次元“术语”只能在圈层内使用,无法真正“出圈”成为“流行语”。

四、青少年网络流行语二次元转向的意识形态风险

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元转向是持续性的,是对当前社会发展的投射,其凭借良好的亲和性与娱乐性而迅速从亚文化领域“出圈”,成为网络交往中最常见的话语符号之一。同时,作为青少年社交需求与互联网生态耦合的产物,网络二次元流行语从网络空间渗透到现实社会,必然会影响青少年群体的思维和话语表达方式,引致青少年意识形态方面的新问题。因此,研究青少年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元转向不仅要探究其表征与生成逻辑,还要关注其意识形态风险。

(一) 娱乐化风险

尼尔·波兹曼提出要警惕“娱乐至死”。互联网标榜“自由开放”,也深嵌娱乐属性,以往

多次网络狂欢的本质都是大众文化狂欢。网民既是围观的观众,也是这场文化狂欢的参与者,他们通过抵制权威话语、消解主流价值来展现自身存在的价值。网络流行语二次元转向是网络时代的大众文化狂欢的表现形式之一,青少年群体深度参与二次元流行语的生产与传播,期望通过助推二次元流行语走向大众化的行为来获取自身价值的肯定。

这样的“价值肯定”容易让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通过与拜物教、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等价值观的相互聚合,成为任何一个置身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社会和个人亟须直面的价值处境”。^[23]当前,一些青少年选择通过娱乐与狂欢的形式来发泄情绪,释放来自现实社会的压力,但若过分沉溺于这种虚拟的狂欢行为,将会在价值虚无主义的嵌套中耗尽个人的拼搏意志与奋斗激情。

(二) 幼稚化风险

当前,“升学”“就业”等成为青少年群体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压力,童年时期的单纯快乐成为许多青少年甚至是成年人埋在心底的情愫。出自动漫与游戏作品的二次元流行语暗含着童真色彩,对二次元流行语的创作成为了青少年群体逃避现实压力、进行自嘲减压的主要选择。在他们看来,在网络交往过程中使用二次元流行语,建构“儿童”的理想自我形象,能够释放来自于现实社会的压力。然而,这只是基于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场景化建构所产生的临时性快感,是个体对现实社会的逃避以及对“理想自我”的误认。同时,长期浸淫在这种快感中是无益的,“低幼化是尊严的剥夺,通过让个体无法识别并尊重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从而限制了其独立自主”。^[24]

更重要的是,这种幼稚化的话语表达会从网络世界带入现实社会,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纵观现实社会,二次元话语表达已随处可见,例如青少年群体被称为“小哥哥”“小姐姐”,青少年男演员被唤作“小鲜肉”,一些人在社交过程中自称为“宝宝”等。

结合具体情境来看,在拉近情感距离、激发情感共鸣方面,二次元流行语的确起到了显著作用,但也无可避免地将青少年群体乃至现实社会拉向幼稚化的泥潭。

(三) 渗透性风险

话语争夺的本质是权力的争夺,“所有异质语都是各自具有目的、意义和价值观念的”。^{[25](P87)}二次元流行语成功“出圈”走进大众视野,势必会加速其向主流话语领域的渗透,这也将促使二次元流行语与主流话语为争夺网络话语主导权而发生对抗。事实上,在一些严肃正式的话语场景中,二次元流行语的使用会削弱主流话语的权威性。例如在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设直播时,网友将建筑工地上的蓝色挖掘机与搅拌机分别称作“蓝忘机”与“呕泥酱”,在疫情防控这样的严肃事件中使用包含“可爱卖萌”属性的二次元流行语,客观上降低了事件的严肃感与紧迫感。

五、青少年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意识形态竞合策略

网络二次元流行语是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产物,它顺着网线大量繁衍扩散,产生了巨大的话语效应,这些流行语表面上体现的只是“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问题,但其所辐射的意识形态能量不仅影响着当代网络话语的发展走势,更在无形中对社会文化、人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青少年作为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主要创作群体,为网络话语注入了全新能量,彰显了青年一代的思想与态度。从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反常规的异化表征、独特的生成逻辑与病毒式传播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话语表达的丰富性,有助于推进社会文化的创新与多元化发展,但需要看到的是,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过度繁衍会将以青少年为主的网民群体推向娱乐化、幼稚化陷阱,并伴随文化意识形态渗透风险。

因此,研究青少年网络话语的二次元转

向,不是为了遏制其发展壮大,而是旨在通过掌握其表达特性与传播规律,结合青少年网络互动的内在动因制定合理可行的竞合策略,实现网络二次元流行语与主流话语的竞合发展,保障国家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定。

(一) 强化引导,守住青少年网络意识形态防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多股意识形态思潮侵袭网络世界,纷纷呈现出“攻城略地”之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想要在互联网世界中彰显其时代性、价值性与科学性,特别是赢得青少年网民群体的认同与接纳,就需要从强化引导上下功夫,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从话语传播到话语认同的过程。一是要强化正能量的主流话语引导策略,以政府机构、主流媒体、教育机构为核心,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通过青少年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内化到日常话语的使用中,通过较长时间的传播与使用,使青少年群体达到接受、认同并践行的目的。例如从2018年起,共青团中央在团员青年之中开展“青年大学习”活动,通过“导学、讲学、研学、比学、践学、督学”六位一体的学习体系,使用青少年易于接受的话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这对于引导广大青少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要重视非主流网络话语的引导,网络流行语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主观性与时代性,是社会文化与人民思想的折射。青少年群体选择将二次元话语与网络流行语相嵌合,初衷在于以此彰显自身个性与风采,消解主流话语的权威性,更快融入相应网络社群之中,却很少考虑这些流行语广泛传播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这导致以网络二次元流行语为代表的非主流网络话语客观上站在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对立面,甚至成为青少年群体理解与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阻力。因此,网络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引

导,将经常使用这类话语的代表人士纳入“统战”视野,通过他们的力量逐步引导青少年群体规范使用网络二次元话语,将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二) 探析动因,掌握青少年网络话语发展走向

要掌握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发展走势,势必要关注青少年群体的话语内容,探究该群体通过网络二次元流行语所折射出的态度与情绪,了解他们为什么要生产与传播,思考他们会怎样进行传播,才能针对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发展的不同阶段实行分类引导,因势利导实现意识形态竞合。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探析动因。一是要站在互联网大环境之中探讨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发展。互联网所建构的巨大虚拟空间具有匿名、平等、公开等属性,身份、年龄、性别、道德等因素被一定程度隐藏,在此情形下,网民群体更易于展现“自我”,更容易接受具有娱乐化与幼稚化倾向的事物,也更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与事物并将之再生产,这也回答了为什么网络二次元流行语具有多重表征。因此,相关部门可以遵循网络属性,在匿名公开的网络世界中实现与青少年群体的平等对话,了解他们感兴趣的热点话题,记录他们的观点与意见,并争取在掌握青少年网络话语发展动态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开展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二是要站在青少年群体视角探讨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创新。只有了解青少年群体开展网络话语创新的内在动机,才能更精准地把握网络话语的发展走向。目前能够看到的是,青少年群体热衷于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创新,主要是出于追求潮流、圈层认同、彰显态度等内在需要,并不具备其他实质性意义。鉴于此,政府单位、高校等机构在宣传和引导青少年实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时,不能只是简单地“灌输”和“说教”,更要遵循青少年开展网络话语创新的内在动因,掌握网络话语发展走向,在创新宣传话语表述上下功夫,实现与青少年群体的价值共鸣。

(三) 科学监管,把好青少年网络话语价值取向

以网络二次元流行语为代表的网络话语是一面镜子,能够清晰折射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心理、民众情绪,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上文提到,在网络虚拟属性的加持下,网民群体的消极情绪与不良心态被放大,网络二次元流行语通过再组合、再创造后呈现出明显的娱乐化、幼稚化风险。然而这些话语正裹挟着“流行个性”的外衣大肆传播扩散,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群体的价值判断、思维认知与消费习惯,甚至已渗透到青少年群体的学习生活之中。青少年群体长期接受这种话语表达范式,将潜移默化地养成以娱乐为荣、以幼稚为荣的价值取向。因此,强化对青少年网络二次元流行语使用行为的监管,需要结合该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习惯,理解他们潜藏在话语背后的心理情绪。一是建立网络话语监管机制。网络监管部门应加强与教育单位的沟通合作,建立齐抓共管的网络话语监管机制,一方面及时研判网络语言发展动态,发现并纠正可能对青少年群体产生不良价值取向的内容,另一方面引导青少年群体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行为,2012年起,教育部规定高考“一律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答卷”,随后国家推出了《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一系列体现语言文字之美的电视节目,对于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字规范化使用、树立良好话语价值导向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强化网络舆论的监督引导作用,倡导青少年意见领袖使用规范文明的网络话语,抵制网络不良话语的传播扩散,以示范效应带动青少年群体形成良好语言使用习惯,增强青少年对网络不良话语的辨别能力与抵抗能力。

(四) 畅通渠道,推动与网络主流话语交融发展

过去一段时间里,网络主流新闻报道、政府通知公告等使用“居高临下式”“直白式”的话语模式,致使网民“听不懂、不想听”,网

络主流话语和网民群体之间出现话语鸿沟。然而,网络二次元流行语作为一种个性化的亚文化语言,与网络主流话语并非天然对立的关系,其个性化、娱乐化和萌化特点恰好能够弥补网络主流话语在这方面的不足,因此,二者应当积极畅通交融渠道,在相互转化与借鉴中实现竞合发展。一是主流媒体要在尊重传播规律的基础上,深挖能与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相契合的议题,用网民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坚持观点输出与价值引导。当前,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全面渗透,倒逼主流话语体系进行主动变革。例如《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自2021年6月以来,共推出含有热门二次元流行语“yyds”(意为:永远的神)的推文共12篇,其中4篇推文的标题直接使用了该二次元流行语。这种官方媒体主动吸收二次元流行语的行为可以看做是主流话语与二次元流行语的主动交融。二是要加强与二次元圈层意见领袖的交流合作,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将主流意识形态观点传播到更深层、更小众的青少年群体中。如《人民日报》在2021年6月宣布入驻B站后,先后与“拜托了小翔哥”“玉渊潭天”等B站头部UP主开展互动交流,携手在美食、测评、科普等领域做了融合尝试,巧妙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与二次元文化兴趣圈层相结合,得到青少年网民群体的广泛认可。

六、结语

在全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愈发增强,这为网络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创造了良好环境。青少年作为网络使用的主要群体,引领了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元走向,赋予了网络流行语新的生命力。探析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生成逻辑与演变规律,需要精准把握其二次元转向的特征,反思其传播价值,一方面防止网络二次元流行语的过度娱乐化、幼稚化发展,另一方面要警惕它向主流话语领域的过度渗透。尤其是在公共

话语领域领导权的争夺上,有关部门要探析动因、强化引导、科学监管和畅通渠道,积极推动规范健康的话语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 [1]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2-02-25)[2022-07-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yzbg/hlwtjbg/202202/t20220225_71727.htm.
- [3]张萌. 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变迁[J]. 青年记者, 2022(1): 73-75.
- [4]赵曰超, 秦启文, 梁芷铭. 网络流行语流变规律研究——对2003年至2012年网络流行语的分析[J]. 新闻界, 2013(14): 71-75.
- [5]刘国强, 袁光锋. 论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以“躲猫猫”事件为例[J]. 现代传播, 2009(5): 54-56.
- [6]孟繁静. 网络流行语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J]. 青年记者, 2016(26): 29-30.
- [7]蒋明敏. 从网络流行语看青年价值观塑造[J]. 人民论坛, 2019(25): 122-123.
- [8]安邦. 网络流行语视域的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构建[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8(36): 62-64.
- [9]毕亮. 网络流行语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创新探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10): 47-49.
- [10]刘畅, 吴国琴, 刘舒. 网络流行语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J]. 思想理论教育, 2012(17): 75-78.
- [11]朱英, 刘春雁. 引导大学生理性对待网络流行语的对策研究[J]. 思想理论教育, 2012(17): 79-82.
- [12]宋振超, 黄洁. 网络流行语产生原因及引导[J]. 青年记者, 2015(14): 5-6.
- [13]梁樑. 互联网时代下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使用网络流行语的措施[J]. 大众标准化, 2021(6): 82-84.
- [14]王延隆, 蒋楠. 网络流行语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的重塑[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6): 87-92.
- [15]王仕勇. 我国网络流行语折射的社会心理分析[J]. 探索, 2016(6): 172-178.
- [16]李少多. “矛盾式表达”: 青年网络流行语的文化透视[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12): 106-112, 119.
- [17]骆正林. 网络流行语背后的青年社会心态[J]. 人民论坛, 2022(10): 80-83.
- [18]维·什克洛夫斯基. 散文理论[M]. 刘宗次, 译. 江西: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 [19]晋晓兵. 试论网络匿名性的消逝[J]. 国际新闻

界, 2006(10): 59-63.

[20]彭兰. 场景: 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J]. 新闻记者, 2015(3): 20-27.

[21]顾海良.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精学导读[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22]戴维·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M]. 11版. 侯玉波, 等, 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23]马立明. 民粹主义驱动下的网络抗争: 以萨帕塔运动为例[J]. 深圳社会科学, 2019(5): 81-90, 157.

[24]BERNADETTE Atuahene. Dignity takings and dignity restoration: Creating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involuntary property loss and the remedies required[J]. Law & Social Inquiry, 2016, 41(4): 796-823.

[25]BAKHTIN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M].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责任编辑 杨从从】

The Two-Dimensional Turn and Ideological Reflection of Teenagers' Internet Catchwords

YAN Daocheng & LIU Xi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given birth to a new type of discourse, internet catchwords. Teenagers are the main producers and disseminators of online catchwords. They do not stick to the orthodox way of speaking. With their unique innovative vitality and whimsy, they use the “two-dimensional” expression to create a relaxed and lively atmosphere. With the help of this group, online catchwords have undergone a two-dimensional turn, and gradually separated from mainstream online discourses, showing obvious alienation, flexibility and scene-based representation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eenagers’ online catchwords with two-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s have infiltrated teenagers’ real interaction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m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express their emotions and show their individuality. Investigating its essence, the production and creation of online two-dimensional catchwords seems to be random, but in fact, it is a stylized presentation of discourse based on code recoding. Invisible expression of circle division. In essence,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online secondary buzzwords is the re-creation of discourse symbols and the implicit expression of the youth-oriented internet user group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reality, achieve online identity and carry out circle division. In the face of the two-dimensional discourse that has “broken out” from the online world and entered the real world, we should be alert to its potential risk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especially to prevent it from being excessively entertaining and naive, and preventing it from becoming mainstream online discourse. Excessive penetration of the field. At the same tim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of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online two-dimensional catchwords, and formulate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young people’s online interaction. Realize the co-development of two-dimensional online catchwords and mainstream online discourses,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national network ideology field.

Keywords: internet catchwords; discourse alienation; two-dimensional turn; youth subculture; ideology